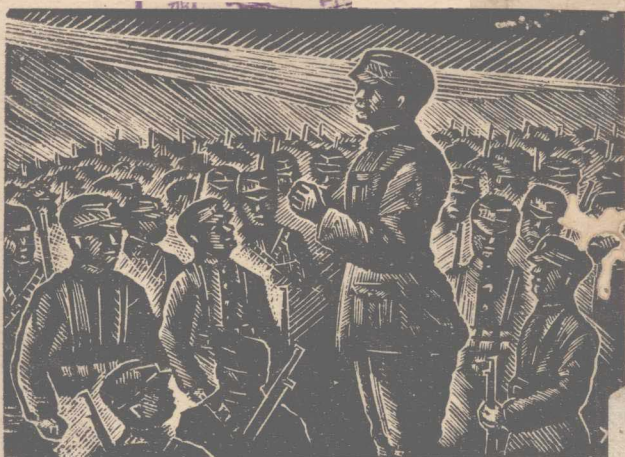


書叢放解族民

動運亡救5治政主民

著 琛 于 傅



行發 書館明 | 光

320
4X1

書叢政解新

動運亡救與治政主民

著 孫 子 博

行 發 局 書 明 光

月二十一年十一二國民華中

民 族 解 放 叢 書
民 主 政 治 與 救 亡 運 動

著 作 人 傅 于 琛

主 編 人 平 心

發 行 者 光 明 書 局
漢口交通路生成里內

總 經 售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世 界 書 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市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每冊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自序

所謂全民救亡的運動，它的意思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就是說：在救亡運動中，所有的國民，都有『保衛祖國』的權利。

中國之所以淪為半殖民地，並且連受日寇的殘暴侵略，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由於國民沒有獲得民權，使他們不能全體起來負責爭取民族國家的獨立自由。所以，目前在抗日救國的神聖戰爭中，必須『喚起民衆』，『團結禦侮』。

但是，民衆不是一『喚』就可以起來的。要『喚起』民衆，必須掃除壓迫

民衆的一切障礙，發揮「民權主義」的真正精神。換句話說，就是：如果要發動真正的全民救亡運動，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或民權主義的政治。

關於民主政治的要求，在救亡運動中，早已爲各方面的同胞所關心；學術座談及論文上的討論，也很熱烈。但是，直到今天爲止，實行民主政治及了解民主政治的工作，還是須要加緊努力。所謂民主政治的真正意義和理論，時常被許多人誤解，甚而故意曲解。因而，反映在救亡運動中，發生了一切無謂的阻障和爭執。我們以爲，如果不趕快掃除一切無意義的曲解或爭執，不但是真理可能轉在黑暗的地獄中，連救亡運動，也要受到嚴重的不良影響，現在，在這救亡運動緊急的時候，漢奸們正在製造各種亡國理論，挑撥離間。如果不把這個國民救亡的基本知識，所謂民主政治及其在中國的實踐意義，弄個清楚，我們很容易受漢奸敵人的理論的麻醉。因此，這本小冊子所要談的問題，一方

面是一種現實的基本理論，同時就是除奸抗敵的實踐問題。

在這小冊子中間，首先是討論『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接着就以『保衛國家』的當前問題爲中心，說明『民主主義』的實際意義；後面再把中國的『民主政治』問題及『到民主政治之路』的辦法提出來。這樣的融會理論與實踐於一本小冊子中，似乎沒有平常政治學上那樣詳盡周到。但是，由於大家趕着運用，及節省時間經濟起見，這種辦法，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希望朋友們賜予指正！

傅子琛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	一
一 民主政治的意義	一
二 中國的民主運動	五
三 中國民主任務的完成	九
第二章 保衛國家與民主主義	一九
一 保衛國家的基本條件	二〇
二 民主主義與侵略主義的對立性	二三

三	澈底的民主主義，是保障人類親愛互助的母親·····	二七
第三章	民主政治的新曙光·····	三二
一	中華民國的『福音』·····	三二
二	真正的民主政治在那裏？·····	三四
三	怎樣保障民主政治的澈底勝利？·····	四一
第四章	救亡運動的勝利——到民主政治之路·····	四五
一	民主政治的用場在那裏？·····	四五
二	擴大救亡輿論與加強救亡理論，是民權運動的起碼要求·····	五〇
三	民主政治實施問題決定民族的生死命運·····	五七

第一章 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

有些人對民主政治的真正意義弄不清楚，也不曉得民主政治有多少種類，更不曉得要在怎樣情形之下，才可以實行民主政治。因而，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政治運動中，時常發生謬誤，甚而根本歪曲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客觀上更是阻撓了民主運動。這一問題，在全民救亡運動的目前，表現得特別嚴重。所以，我們首先應該把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提出來講解，以便說明在救亡運動中所要求的民主政治，然後創造新中國的政治路線，才可以得到正確的理解。

一 民主政治的意義

所謂『民主政治』，一般的意思，就是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民主主義，或民本主義，或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權主義。

民主政治在英語叫做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它的意義，包含有民主政體，平民代議政治，民主國家，政治法律上平等，及民主主義等意思。在希臘語的『民主政治』，是由『平民』與『政治』兩個意思聯合而成的。古代希臘的民主政治，是政治學史上公認為最早的民主政治。當時希臘的民主政治運動，是主張人民共和的政治或平民政治；那是用來反對貴族政治(Aristocracy)的。它的意思是要推翻封建貴族少數人掌管的政權，主張由平民大眾來做國家主權的主體。可是，由於希臘社會分裂成奴隸與主人的基本階級關係，加以社會的生產力被奴隸制度所限制和戰爭的頻仍，社會日趨沒落，畢竟使得民主政治只是成爲歷史上的雛型，而未能達到真實的理想。

在近代資本主義的初期，市民工商業者爲了自由經營，打破封建專制制度，形成所謂中等階級或第三階級或布爾喬亞(Bourgeois)要求民主政治的運動。這一運動，是在對內打破封建主義的苛捐雜稅及超經濟的剝削，掃除軍閥官僚地主的專制政治。它爲了建立保護關稅，對外是爭求民族的獨立自主權，推翻其他強權民族的壓迫和束縛。美國革命與法蘭西大革命，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代表創作。在美國和法國，一般人給民主政治下的定義，是『遵照人民利益的政治』。爲要實現保障人民的利益，國家必須規定有憲法，給民衆以普選及言論、集會、結社、出版、信仰等自由，設立代議制度及陪審制度。這種民主政治，在反對封建制度和反對侵略民族的國家裏，是一種進步的制度。近代美、法、英、荷、德等國，都是由於這種民主政治的實現，而發展爲新興的現代國家的。

可是，由於資本主義將市民分裂成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兩大階級，使這民主政治的內容發生了不平等的缺憾。考茨基等社會民主主義者，以為『利用議會制度，可以由選舉造成多數議員，即可達到『勞動者的政權，消滅資本制度，完成社會主義的運動』。但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却堅決反對這種理論。據馬克斯列寧的理論，認為，民主政治不可混沌地加以理解。『近代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因為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制度上』的，『勞動大眾沒有時間』，『沒有印刷宣傳的經濟能力』，對民主政治所規定的民權與自由，很難得着實際的利益，必須把『勞動者從經濟上解放出來，才有可能享受自由平等的民權』。而且，『一切政權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之下，是不會解除剝削制度的』。因此，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家的民主政治之外，必須另外建立勞動者的民主政治』。要想掃除剝削制度，必須實現勞動者的民主政治，才可以

達到目的。澈底的民主主義，要在真正社會經濟真正平等，即沒有階級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實現。這種澈底的民主政治，在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已經實行了。

照上面所講的民主政治，顯然不是一句空話，也不是死板的東西，而是要由社會經濟的條件決定其內容的。所謂民主政治，在某種條件之下，是進步；但在另外一種情形之下，就是虛偽的。

因此，在目前中國所要求的民主政治，決不可憑空亂喊，必須要很切實地配合着中國社會經濟所特有的條件，才可以正確的運用理論。

二 中國的民主運動

有些人說：『民主運動在中國，是從民國七年的五四運動時代仿效歐、

『美，提倡『德』先生（Democracy）的口號，開始的』。其實，這並不是妥當的說法，遠在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政體，創立共和政體的時候，民主運動即已成爲行動的口號。甚而，追溯上去，在『戊戌政變』以前，即有所謂『民本主義』的思潮。再說遠點，兩千多年前的孟子所說的『民爲貴，君爲輕，社稷次之』，也就蘊藏着了民主主義的萌芽思想。所以，我們不能說『民主政治的思想是舶來品』，而應該在中國找着發生民主運動的根源。但我們也不否認這是與世界民主運動有相互影響的。

民主運動的根本精神，在中國是從辛亥革命開始形成的。辛亥革命首先打倒了專制政體，取消了皇帝的政權，掃除了滿清貴族的特權。雖然，真正的憲法和民權的政治機構，根本沒有認真實現，但是，在國民的認識和要求上，在那時却是很普遍的。不幸，辛亥革命以後，民主政治僅僅成爲『中華民國』

的外表，一個空招牌。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完全被軍閥官僚及一切封建勢力所操縱。加以帝國主義勢力伸入中國與封建勢力勾結起來，以致中國的民主運動，在民國十三年開始的國民革命，也未能爭取到最後的勝利。特別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大禍，日益迫在眉睫。這種情勢使所謂民主政治的運動，在全民救亡的現階段，成爲十分緊急的課題。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裏所提出的民權主義，可以說是中國民主運動中最精粹的主張。在三民主義的內容中，與民權主義同等重要的，還有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爭取對外的領土主權完整，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民生主義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消除地主與資本家剝削制度的原則。民權主義就是重視工農大衆，喚起民衆運動，把國家的主權放在國民大衆的掌握中，促進國民生活的改善，完成民族解放的政治路線。依照科學的政治理論解釋起來，實行

民權主義，在弱小民族的中國，在反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勢力的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務中，是很正確的政治路線。特別是在全民救亡的抗日運動中，民權主義更有實踐的價值。因爲，如果拋開民權主義，根本就不需要『喚起民衆』，把救國大事推在少數人的身上。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們所喜歡的事情。那樣一來，中國的統一抗敵運動就要破產，民族國家也只好讓敵人不費力地滅亡。所以，民權主義，在救亡運動的目前，就是全民救亡的實踐方針。民權主義要求政府設立民意機關，代表國民救亡的意旨，加強擁護政府抗戰的力量；要求『喚起民衆』，以便武裝人民及提高抗日救亡的政治覺悟性；要求軍隊從私人或地方的，變成國家的統一的武裝勢力，以便統一指揮，作全面的抗戰；要求一切舊日非法的封建性的苛捐雜稅一律取消，以便集中人民愛國的思想 and 物力；要求人民有救國與組織的自由，以便大衆擔負起鏟除漢奸及準漢奸的責

任。

總括以上所說的，中國的民主運動，是跟中國的弱小民族的特殊使命有直接關係的。所以，民主運動在中國，雖然也與各先進資本主義國的初期民主運動，同樣是有進步意義。但是，民主運動在中國的內容，確是特別需要研究的。尤其是關於救亡運動中的民主問題，很需要切實正確的研究。

三 中國民主任務的完成

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曾經爲政治家及政治學界熱烈的討論過。但是，現階段由於中國的歷史沒有完成民主政治的條件，所以，關於完成民權革命的任務問題，也曾經惹起學術界及政治家們的熱烈爭論。尤其到了目前，即救亡運動的現階段，一般人更需要對於這個問題，作明確的理

解。如果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對於救亡運動的政治意義，就會模糊起來；甚而對於全體民族的前途，也會發生莫明其妙的疑慮。所以，研究完成中國民權革命任務的問題，是把民主政治的理論，運用在中國的現實歷史上的頂迫切的知識，也就是國民救亡的基本知識。

關於這點，有幾種謬誤的見解，我們須得特別提出來，檢討一下：

第一，有些人認爲：『中國根本不需要民主政治』，所謂『民權問題，在中國是不成問題的』，『中國自古以來，卽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聖賢作爲模範』，『天下的治亂，自有其一定的因素』。這種主張把政治的理論，建築在少數統治者偉人的身上，而認爲『賢君聖王的出世，卽是人民福利的保障』。老實說，這種主張，是封建主義的理論，是要國民大眾坐候歷史上賢君聖王的再出現。這完全是愚民政策的理論，在這國家危

亡的緊急時候，如果還要這樣蠢想，除了準備亡國以外，不會有其他的出息的。要是有的話，便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去麻醉人民，提倡「皇道」，復古，實際上把中國變成整個的『滿洲偽國』，人民都去當亡國奴。

第二，有些學者們，從歐美學習了資本主義的文化，把近代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的理論搬到中國來。他們認為中國的『孔子政治理論，根本是時代落伍』的產物。這固然是很進步的觀點。但是，他們却死硬地主張：『中國必須要仿照美國或法國，來一次民權大革命』，『在自由主義的競爭中，中國的人民可以伸張民權，以促中國進到現代化的民主共和國』。這種見解，是崇尚資本主義文化，而忽略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作用。他們誤認了中國跟十八九世紀的美法等先進國家是一樣的，更沒有注意到中國是被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國家。他們不知道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對於弱小民

族，是一種侵略壟斷的作用。要想在弱小民族重演帝國主義曾經排演過的自由主義以促進民權革命，簡直是空想。因為，買辦性的政治經濟的勢力，在帝國主義帶起資本主義到中國來的時候，即與封建勢力相結托，而成爲反自由主義反民權主義的勢力。不把半殖民地性及封建殘餘勢力掃除，中國的人民，根本沒有獲得民權保障的可能。

第三，有一種人似乎懂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的學理，而在口頭上承認中國必先掃除封建勢力以求民權的人，以爲中國民權革命，「早在辛亥革命及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國民革命中即已完成了」。他們認爲：中國的『君主專制早已打倒』，『舊的軍閥已經沒落』，『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佔優勢』，『農村裏面已經使用着機械工場的生產品』，『資本主義的金融勢力，已經支配着財政』，『大半的交通已經除去了封建性的技術』……這一類的觀點，表面上看

起來是很有理由的。但詳細研究的結果，這種估計『資本主義在中國已佔優勢』的主張，認為『中國的民權革命已成了歷史上的古董，今後中國的革命，『不起來則已，一起來便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因此，有這種主張的人，認為『救國運動沒有意義』，遲早要等待『社會革命的到來』。這種見解，表面上似乎很新很『激進』；但在實際上就是取消中國的民權運動，取消救亡運動，而在另一方面，製造陰謀式的所謂『革命』，挑撥內戰，乃至有意無意的幫助日本來滅亡中國。他們以為可以乘着亂世發動革命，而沒有從廣大的中國人民現實的生活條件與政治要求去理解問題。所以，這便是左傾機會主義，是玩弄民族國家的大事，而機械地誤解階級鬥爭的原理。這種謬誤，在於沒有認清楚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性和封建殘餘勢力的意義，不了解民權革命是全體人民要求民權的共通目的，不了解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條件之下的政治經濟，資

本主義沒有發展的前途。因此，這種理論所得結論，便是超現實的空想，而成爲幫助日寇滅亡中國的理論。

第四，有一些人，在頭腦裏混雜着前面「二」「三」兩種的思想，以爲「目前中國的救亡運動，既然是各階層各黨派的共同任務；那麼，這就是包含着封建地主、軍閥、土豪劣紳、買辦、資本家、商人、工人、農民以及流氓無產者，無所而不包」。因此，這根本不是『民權革命』，而是『超經濟』『超政治』的救亡運動。這種見解發展成爲兩種極端思想：一種是把握不着救亡運動的政治重心，不知道民族解放運動的本身既然是全民參加，即是實質上的民權革命。另一種是『懊悔過去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運動，已經放棄了』，『歷史再來演一套民族對外復仇記』。這種見解，要不是認爲『救亡運動是在放棄革命』，便認爲『救亡運動是無產者政黨，趁火打劫，飛躍到社會革命的把

戲』。老實說，這種見解，完全是錯誤的。因為日本滅亡中國的大禍，是中國從半殖民地淪落為殖民地的危機。所謂國難，不但是中國國民經濟及領土主權要根本滅絕，而且四億五千萬人民的種族，也要遭遇整個滅亡的悲運。假如國家亡了，你還有什麼政權來保護特權階級或中下層階級呢？那裏還有封建地主或買辦階級原先那樣的特權呢？那裏還有什麼國民經濟以維持工農商學兵的基
本生活與自由呢？簡單點說：亡了國的結果，除了一部分無恥的人變成奴才，作為幫助日本帝國主義鎮壓中國同胞的走狗漢奸之外，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利益，都要從同胞們的身上剝奪下來。因此，我們必須指出：在救亡運動中，任何階級黨派都是爲了自身的生存而鬥爭，是本質上的任務，沒有虛偽或假裝來參加的可能。要不然，如果把救亡運動看爲政爭的工具，那便是容易變成內奸造成內戰，甚而可能出賣祖國，投降敵人。如果不把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

勢力趕出中國，即不能把中國從殘破的危亡環境中挽救出來。這種神聖的唯一歷史使命，絕不是那一階級黨派所能包辦、玩弄的，也不是隨便可以拒絕那一部分人參加的。因此，我們認爲：救亡運動的本身，便是極豐富的全民革命，即爭取民權的革命。

第五，有些人說：『抗日除奸是救亡運動的口號；反帝反封建是國民革命的口號』。這種解釋，在字句上是合乎事實的；但在意義上，如果不弄清楚，就很容易把國民革命與救亡運動，看成截然無關的兩件事情。我們必須在理論上，明確的理解；救亡運動不是國民革命的對立物，而是國民革命任務之一。所謂『抗日』，就是指『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所謂『除奸』就是指『鏟除賣國賊漢奸。日本是最兇惡的滅亡中國的帝國主義。漢奸的主要勢力，是封建性與買辦性中最卑劣的社會層。所以，『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在救亡運

動中，轉成了抗日除奸的特別的內容。兩者是有聯系性的。因而，救亡運動的實質，就是在於執行國民革命的特別緊急重大的任務。

第六，關於救亡運動的領導問題，有些人以為是一件馬馬虎虎的事情，這是很危險的。如果看錯了領導的社會力量，很有可能放鬆救亡的任務，甚而徬徨起來。我們在這裏用不着主張什麼紳士或平民是領導的力量。我們只須指出，最能代表國民大眾的民權，最沒有私心，最不怕犧牲，最堅決執行抗日除奸的勢力，便是最能領導貫徹救亡運動的社會力量。不管是國民黨或共產黨以及任何政黨，只要最能『喚起民衆』，堅決執行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遵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原則，而貫徹民族解放的，便是領導力量。反之，誰違背這種辦法，誰就要離開國民的生存利益，而有出賣祖國成爲歷史罪人的可能。

總括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扼要的結論：民主政治是救亡運動中的政治路線。完成救亡運動，就是推行民主任務的實踐。但這並不是說救亡運動即是結束民主任務。因為民族救亡的運動，是不能離開全民革命的內容和性質的。必須是爭取國家真正獨立自主，並掃除了國內的封建殘餘及漢奸勢力的勝利，即在『民治、民有、民享』的時候，才算是民主任務的完成。

第二章 保衛國家與民主主義

歷史上及現今世界上的一切國家，不問其政治性質如何，都是由三大要素組成的，這三大要素就是領土、主權及人民。領土是指地理上的一定的區域；主權是一個國家對內對外具有獨立性的政治權力；而人民是構成國家的社會基礎。國家的領土與主權是否完整，或採取什麼形態，都是與人民的生存與活動，有直接關係的。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了人民，那麼什麼領土主權，都成爲一句空話了。因此，國家的存在與否，就是人民是否有生存與活動權利的表白。這種最基本的道理，不論在什麼性質的國家中，都是一樣的。古代奴隸制度的國家，中世紀封建的國家，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以及一九一七年以來的

蘇聯——社會主義的國家，代表着各種的國家的性質與形態。但是，不論在那種性質那種形態的國家之中，最能保障它自己存在的，就是人民最能負責保衛國家的。然而，人民最能負責保衛國家的條件，是要那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最能給人民以民主的權利——即所謂民權主義的發達。

中國民族的存亡問題，在世界政治史上，沒有例外，是和人民的生存問題不可分離的。我們要想爭取保衛國家的勝利，民權主義或民主主義的發揚，是一個緊急的課題。

一 保衛國家的基本條件

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切亡國滅種的民族，都有一種足鐐手鍬似的制度，束縛着廣大民衆的自由平等權利。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滅亡，由於奴隸制

度把廣大人羣束縛成爲『有語言的牛馬』，只有供特權者驅使的義務，而無自己起來保衛民族生存與自由的權利。近代埃及、印度、安南、朝鮮及一切亡了國的被壓迫民族，它們之被帝國主義淪爲殖民地，主要的是由於封建貴族、野心政客、軍閥與買辦階層勾結帝國主義，剝奪人民的權利，使人民和國家脫離關係。自『鴉片戰爭』起，卽已開始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武力侵略。特別是『九·一八』以來，中國民族在日寇的繼續侵略之下，瀕臨了可怕的滅亡境界。這種慘局主要地是由於新舊軍閥，貪官污吏，及漢奸們循環的蹂躪民權，和無條件的出賣民族利益所造成的。

我們，可以概括地說：一切被侵略民族的亡國，雖然各有時代與經濟社會文化的差別；但在政治上，確有一個共通的特徵，那便是：民族大衆缺乏基本的民權自由。人民就好像監牢裏的囚犯，只是坐視少數警吏與侵略者的勢力相

周旋，那能保得住他們不同歸於盡呢！

自然，上面一段的意思，並不說是民主主義的國家，就一定可以保險不受侵略國的威脅。事實上，在帝國主義拚死爭奪殖民地的目前，不用說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弱小民族，即使是民主主義比較或很發達的國家，也不免要遭遇侵略國的威脅。譬如：法西斯德國的威脅法國；德意兩法西斯國家援助福朗哥叛軍，而出兵數萬，企圖宰割西班牙，顛覆共和制度；德國的一再宣言要從蘇聯奪取烏克蘭；及日『滿』軍的屢次進攻蘇聯、內外蒙古和華北，乃至『要征服整個中國』……這都是民主國家遭受侵略或被侵略國家威脅的事實。不過，蘇聯、外蒙古、法國等，都充分地發揮了民主精神，團結全國民衆，『不准侵略者跨進自己的國土』。尤其是奮戰中的西班牙共和國的人民陣綫，更是在國際政治上，給法西斯叛軍及其背後的侵略魔鬼以莫大的打擊，而獲得了全世界和

平人士、民主國家及弱小民族的無限同情。這說明了民權主義的真正價值，不僅在於各國民衆有言論行動的自由；而且在於全體國民有自主保衛民族生存自由的神聖權利。這一原則指示我們說：被侵略的國家，唯有展開民權主義，才有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基本條件。這一基本條件，在中國雖然還沒有完全具備，但自四十幾年以來，孫中山先生及前進革命先進倡導民權思想，在中國歷次革命的影響，已經相當地普遍。尤其在中國救亡運動中，在全面抗戰的現階段，發揮民權力量來保衛國家，確是四億五千萬同胞的一致要求。

二 民主主義與侵略主義的對立性

民權主義，壓根兒就是與侵略主義相對立的。民權主義一方面反對本國侵略他國，同時又不容許本國被他國侵略，保障民族的自由獨立——這只要一看

民權政治史的發展，即可完全知道的。

民權主義，一開始就在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上，盡過極重大的反封建主義與反強權的侵略主義的任務。十六世紀尼德蘭反抗西班牙帝國統治的民權革命；十七世紀英國反皇權的『長期國會』的革命；十八世紀美國的獨立革命，及法國的民權大革命……這都是民權主義促進近代新興民族國家獨立自由發展的光榮歷史。

民權主義首先就在自由主義的原則之下，給英國產業革命以順利的社會條件；跟着又在全世界上，替資本主義開闢了康莊大道；它不僅輔助各資本主義國家繁榮，而且乘着海外貿易的發展，促成了現代國際政治及社會文化的新機構。

可是，由於資本主義不均衡的發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陷國內勞

動者於貧困，造成了金融寡頭政治；同時以帝國主義手段，扼着弱小民族的咽喉。在這時候，先進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與落後經濟的弱小民族的賣國政策，成爲民權主義的死敵。

一九一四年爆發的歐洲大戰，本來是侵略主義的傑作。可是，那幕慘劇，却由德國皇帝威廉第二的退位，俄國沙皇的崩潰，及奧匈土耳其等國的民主革命，而轉變成了民權主義勝利的喜劇。

到了最近，由於資本主義第三時期的特種蕭條，一切垂死的帝國主義國家，分化成了兩條陣線：一方面是不滿意於現狀，而加緊侵略，製造戰爭的法西斯國家。如日、德、意等國，以公然獨裁的魔掌，一面剝盡國內人民的自由，一面向外作瘋狂的侵略，兇焰萬丈，不惜與任何和平國家開戰。另一方面，主張維持現狀，反對戰爭的，實際上比較民主的國家，如法國、西班牙、

英、美等國（此地所謂民主是指各國人民自由程度的情形。如英國本來有皇帝，美國大總統之不能解決工人的正常要求等，都是證明他們的民權主義的有條件性）。這些國家，爲了防止侵略國的威脅，不能不或多或少的，把民衆的主權，加以相當的重視。這樣的趨勢，有三種意義：第一，發動或允許國民反對侵略戰爭的民主運動，可以加強國防勢力；第二，尊重民權，防止國內法西斯獨裁勢力的抬頭；第三，以自由和平的精神，緩和殖民地的反抗，以免被他國奪取。一九三六年底美國號召的『汎美和會』，愛爾蘭內政的脫離英帝國統治，法國人民陣線政府以較公平的政策處理工人的權利要求，與用公正態度解決敘利亞的少數土耳其民族問題，這都是站在民族自由與民主主義立場上的新趨勢。還有，近年來羅斯福、萊翁勃倫、艾登等大政治家屢次的演說，有時也能代表民主主義予侵略陣線以相當的打擊。至於西班牙人民陣線與法西斯叛軍

抗戰，更是以鮮血爭取民主主義的標本。

我們可以說：在這侵略主義者製造世界大戰的威脅下，一切反侵略的國家，及酷愛和平者的勢力，都在向着擁護民主主義的路上，爲生存與自由而奮鬥！這一世界潮流，配合着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表現爲民主政治的新曙光，人人有救國的權利和自由，及全國民衆和平團結抗戰的偉大趨勢。

三 澈底的民主主義是保障人類親愛互助的母親

目前資本主義各國的民權主義，雖然相當的防止着侵略主義，對於弱小民族保衛國家的要求上，有幫助的作用。可是，這種以私有財產爲根據的民主主義，有兩種根本上的弱點：第一，國內階級矛盾，使民主主義不能保障全體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譬如，一九三六年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在競選的演說中，大

大的宣傳『擁護民主主義』；但同時，對於美國海員要求『改良待遇』的大罷工，羅斯福却不能真正以民主原則來解決問題。又如，法國勞動者雖然從人民陣線政府，獲得一點生活與行動上的改良；但法國的地主及金融資本家，却隨時都在設法勾結法西斯派，企圖剝奪那有限的自由。這樣看來，即以美法兩國，是以民主共和制度爲世界所聞名的國家，尙且不能真正的把全國人民團結在一心一德的關係上，至於英國及其他國家的民主精神，當然更可想像得到是比較脆弱的了。第二，由於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僅僅限於保衛國民經濟的對外貿易，及原料市場，殖民地的特權；所以，那種保衛國家的需要，是出於自私的、消極的立場；對於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並不是澈底的惟一的保障。誰都知道，一九三五年英、美、法等國對於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態度；一九三六年英、法等國對於西班牙的抗戰是那樣動搖遊移的。至於一九三一年『九

一八』以來，英、美、法等國對於中國『恢復領土主權運動』的態度，都是因爲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原則，不能真正引用到世界各民族的一大弱點。所以，我們認爲：這種站在資本主義立場上，少數人的民主主義或特殊民族的民主主義，是有一種弱點的。因此，我們認爲：這種少數人的民權主義或特殊民族的民權主義，雖然在防止國際侵略陣線上有相當作用，但就世界弱小民族及勞動大眾立場上看來，還是不夠澈底，而且是脆弱的。

從另一方面看來，社會主義的蘇聯的民主主義，確是值得提出來研究的。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有兩種特徵：第一，蘇聯人民沒有任何階級的區別，人人有勞動和享受文化幸福的自由平等權。蘇聯人民一致保衛國家的神聖權利，跟人人可以充分發展自己的天才和興趣一樣，都沒有任何條件可拘束。因此，蘇聯實行澈底的民主主義，成爲澈底保衛蘇聯國家反抗侵略的偉大基石。第

二，蘇聯的民主主義，在各民族間是澈底實行着的。蘇聯國內有一百多種文化和生活不同的民族，由於他們相互間的自由平等，匯合成爲齊心保衛社會主義的大陣營，這種澈底的民主制度，建立了從一國的和平自衛，到世界和平與反戰反侵略主義的鐵橋。因此，世界輿論告訴我們：那怕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人，無論是贊成或反對蘇聯的，都不能不承認它是世界和平的大柱石。

由於近年蘇聯以澈底的民主主義與世界各國的民主主義的發展，加強了反戰反侵略的世界和平陣線的勢力。在這裏，一切聰明的人類，都曉得把保衛國家的戰術，向世界民族平等的澈底方向佈置。在中國方面，在全民救亡運動中，所謂『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正是發揚民權主義，由一國而達到『世界大同』，爭求各民族一律平等自由的勝利之路！在推翻侵略者專制主義之後，澈底的民權主義，將成爲保障人類自由平等博愛的母親！

第三章 民主政治的新曙光

一般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世界各國的特殊情形之下，固然不能完全一致。但是，民主政治能夠給予國民以人權的保障，總是沒有疑問的。因此，在中國歷史上要求保障民權的運動和爭取民族解放的任務，根本就是民主的運動。中國的民主運動，在現階段究竟是發展到了怎樣的狀況，這是需要特別提出討論的。

一 中華民國的「福音」

「民主政治」這一個被人們唱得爛熟了的調子，它在中國民衆追求它的真

實性的過程中，發生過許多的奇聞、笑話以及嚴重的鬥爭。

『辛亥革命』打倒滿清的專制政權，是民主政治在中國民衆的心血上發揮偉大光芒的第一個紀錄。民國五年袁世凱利用『民主政治』的假面具，包辦『國民投票』，改稱『洪憲』國號，自命爲皇帝，大開倒車。結果，袁氏是被人民反對，『憂憤而死』。這表現着人民爲民主而鬥爭的偉大力量；但同時又開始了軍閥政客公然姦污民主政治的痛心史。袁氏死後，北洋軍閥及南方的許多軍閥政客，又利用民主政治的口號爭權奪利，玩弄南北戰爭及皖、直、奉、川、滇、粵等系的軍閥戰爭。以後，曹汝霖、陸宗輿及章宗祥等政客的『賄選』及『公然賣國』，與日本締結秘密出賣領土主權的條約』的事情，在民國八年，激成了『五四運動』。這『五四運動』把民主政治的思潮擴大，成爲反對封建軍閥與反帝國主義的第一次總配合，那就是把民主政治運動，從對內展開

到對外的啓蒙工作。民國十四年的『五卅』運動，特別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國民革命，尤其把民主運動同民族革命運動結合爲一了。可是因爲帝國主義勾結封建殘餘勢力，使革命運動遭到嚴重的打擊，於是民主運動也受到了阻遏。尤其是『九一九』以來，滿洲、內蒙及華北被敵人逐漸吞滅，把無數中國人民喪失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權，輾轉於日寇的踐踏之下，而目前全民族都感到亡國滅種大禍的瀕臨。這種危局自然是由於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併吞殖民地的大陸政策及其同盟國家，企圖瓜分中國的形勢所促成，但根本說來，中國從半殖民地而迅速殖民地化的內在主要原因，還是帝國主義用各種方法導演着的循環不已的內戰。過去有不勝計數的內戰，都是由於少數軍閥政客在帝國主義牽線之下，爭權奪利所造成。在內戰過程中，一方面民主勢力隨時都在滋長；而另一方面各種偽『民主』及偽『自治』運動的宣傳也日益猖狂。因此，

在目前真正澈底的民主政治，成爲四億五千萬人民團結禦侮的萬里長城。

不僅如此，中國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更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它一方面可以推動全人類四分之一的大衆，從被壓迫的黑暗世界中解放出來，同時因着肩負反侵略戰爭的重任，使中國成爲世界和平的支柱。所以，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對於世界的和平和反侵略運動是有着極重大的作用的。

二 真正的民主政治在那裏？

民主政治是一種政治形式，它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有着不同的內容。古代奴隸社會有奴隸所有者的民主政治；中世紀封建農奴制度有封建領主的民主同盟；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家的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的國家，有以勞動爲基礎的民主政治。所以，任何民主政治的是否有利於人民，那就要看它

處於何種條件之下，是否以多數人民爲全體。

究竟民主政治在中國應該採取那一種內容呢？試問：真正的民主政治在那裏呢？

我們首先要肯定地回答：中國既非奴隸社會、封建農奴社會，也非資本主義社會，更非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半殖民地社會。中國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全體國民，不分貧富職業地位起來擔負救亡守土的責任，爭取民族解放的神聖事業。在這神聖事業中，一方面需要集中全國民衆的人力、財力、物力，掃除領土主權的割據分裂局勢；同時又要取得國際上平等自由的地位，自主的開拓國民經濟的發展力，以保障全民救亡的澈底勝利。因此，目前中國需要的民主政治，是不分貧富職業地位的民主政治，即以全民爲主體的共和政治。

有人說：『希望中國再演民主政治，是夢想，是導中國重繞歐美資本主義

的圈子與煩惱』。他們的理由是：因為過去有『歐美民主政治的不澈底』。

可是，我們不能不詳細知道牠們之所以不澈底，是有牠們的特別條件的。

譬如，近代民主政治的最典型的先導者美國，在一七七四年爆發『獨立戰爭』，血戰的目標是爭取獨立宣言，宣布的民主政治的三大原則：『第一，人皆有其天賦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即生命、自由、求幸福等權；第二，政治目的，在使這些權利得到保證；而政府的權力，僅只是從人民得來的；第三，倘若政府不能執行職務，人民有權撤換它，必要時得訴諸武力，乃革命的特權』。

繼美國民主運動之後，在一七八九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產生了人權宣言，第一條說：『人生而自由，人的權利應當平等。因此，世界人士都承認『美國爲民主政治的先導者』，『法國爲民主政治的母親』。然而，據羅伯斯庇爾

(R. Despiere 1758—1794 法國革命家) 臨死時痛呼的『共和國滅亡了！強盜』

們勝利！」這句話，終於給拿破崙推翻民主政治而自稱皇帝的事變證實了。同時，關於法國與美國民主革命的結果，據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0）俄國無政府主義者）說：「國民會議跟在斐辣得爾斐亞集會的美國立憲主義者一樣，對於人民的經濟關係，完全不提，只是限於聲明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國人民依其志願成立政府，並規定人民在憲法上的自由。關於財產問題，法國的宣言急忙地聲明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而且又說「除掉爲合法證明的公共必要事件，以及在有限的及事先的賠償條件之下，一切財產都不得剝奪。這是公開反對農民對於地主的權利，及反對廢除屬於封建性質的義務」。克氏這樣的批評，都經後來『選舉權的限制』『自由、平等、博愛』淪於破產，及所謂『理性的王國』變爲『資本主義的王國』的事實證明了。特別是被勞資衝突的無數次事件所證實了。

這樣看來，反對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人，便提出許多疑問：難道我們中國還要愚笨地再演歐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的失敗劇嗎？他們最初發動民主革命時，不也是全民的嗎？最後不也是千篇一律地被資本家、地主及野心軍閥政客獨佔了全民政治的利益嗎？一九三五年以來，中國有許多漢奸受日本間諜和軍閥指使，鬧什麼『聯省自治』『五族共和』的假運動，而實行出賣領土主權的把戲，不是也披着民主政治的外衣嗎？因此，他們說：『目前中國不需要什麼民主政治，』『要不是無產階級起來專政，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便是『國際金融資本家及中國資本家地主獨裁的法西斯政治。』

我們承認上面所引的歷史上的歐美等典型的民主政治的真象及其批評，都是相當科學的敘述。但是，那種以三段論法的形式邏輯，將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硬搬到中國問題上的結論，却是嚴重的錯誤。因為，第一，他們沒有切實

地把握着中國社會經濟條件的現階段特性；不了解中國被日本帝國主義併吞的亡國危機的特性；因而第二，就不了解在中國全民救亡團結禦侮的生死關頭，是應該展開全民族的民主政治。所以第三，必然的結論，是兩個極端：不是主張仿效德意等法西斯獨裁政治，便是幻想馬上掀起一個像蘇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社會主義革命。以爲可以立即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其實這兩種表面看似相反的主張，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它們同樣是離開當前的民族危機來觀察中國政治的前途，同樣是便利敵人吞滅中國的，因爲依照這兩種主張的任何一種做去，必然要取消當前最迫切的全民救亡運動，必然要挑起新的內戰。試問：當我們饑餓得要死的時候，是馬上取着最近的粗餅來充飢救命呢？還是空想數千里外的山珍海味呢？還是索性裝着『紳士』樣兒，壓迫全體生機，使它滅亡呢？直覺的國民大眾，是自己明白的。因此，我們認爲：漢奸理論是在反

對中國救亡運動中的民主運動之外，在四億五千萬同胞的迫切利害上着想，全民族的民主政治，在目前的中國是很需要的。

中國人應該會批判地參考歐美歷史，適當地運用民主政治，去其渣而取其精。在現階段中國的有識之士，都認清楚了世界上擺着兩種尖銳對立的政治典型，一種是德意等法西斯侵略的獨裁機構；另一方面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的澈底民主政治及法國、西班牙等人民陣線的民主政治。前者的國內是黑暗的、飢饉的、無自由的、不平等的、無仁愛的；因而對外是侵略的、挑戰的、無信義的。反之，後者的國內是以人人和平勞動、享福、自由、平等、博愛、互助等社會經濟條件為基礎，形成的無階級種族特權之分別及澈底普選權的民主政治。因而，它們對外就是和平的，重視信義的。在這兩種政治制度極端對峙之下，世界的衝突性異常緊張；但同時現今一切比較愛好和平的英、美等資本主義的

民主國家，都因民衆不願戰爭，而逐漸成爲國際上和平之友人。因此，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在保衛自己的緊急關頭，都自然感到民主政治的特別偉大性。這種目前民主政治的偉大性，在消極方面是發動國民自保生存；在積極方面，指示着人類從反專制反侵略戰爭解脫一切黑暗不平等的命運，創造自己的新世界。

目前中國國民黨及共產黨已經在全面抗敵戰爭中團結起來，容納全國民衆及各黨派團體，在共同禦侮的情形之下，企圖把上下四方的國力集中起來，希望採用民主政治的機構，收復失地，完成民族解放，創造新中國。所以，我們說：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正在全中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自己創造中！

三 怎樣保障民主政治的澈底勝利？

目前中國所要求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在於全民救亡、復興民族。所以它的新意義，既然不是當政者用加冠的形式飾太平，同時，在野的黨派或政治團體，也不能當做奪取權利的陰謀來活動。事實上，假如有這兩種不誠意的行為，都是破壞全民統一救亡，而幫助敵人滅亡中國的。可是，這僅祇是大多數人所理解的道理。少數地方上及一部分殘餘封建勢力，跟企圖滅亡中國的日寇及漢奸，隨時都在運用各種陰謀或冒險政策，阻撓中國的民主政治運動，一心要造成分崩離析的局勢，以達到他們爭求私利的目的。

因此，爲了民主政治的實行，國民必需加緊團結禦侮的實際力量，強化政府的抗敵力量。爲了國民集中人力、財力、物力於統一的政權，當局必需採取更民主的原則以容納各方面。唯有如此，一切被敵人鐵蹄踐踏及熱心救亡的人民，才會踴躍地團結到全民救亡的偉大旗幟之下形成鞏固的統一陣線，收復領

土主權。唯有如此，一切虛偽的、陰謀的、玩弄民主政治者，才得舉發出去；一切真正為民族解放，而在民主原則下造福廣大同胞的運動，才有澈底勝利的可能。

民主政治的曙光照耀着我們；一切不願做奴隸的同胞們：自己擔負起國家興亡的重任吧！

第四章 救亡運動的勝利——到民主政治之路

中國民族解放的勝利，就是中國在世界上爭取獨立自由平等的國際地位，也就是要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享受領土主權完整，及國民的生存自由權。因此，所謂救亡運動，在中國自身便是完成民權主義的革命。換句話說，就是要中國原來那個內戰頻仍，分崩離析的政局，從封建殘餘勢力及軍閥政客的壓迫操縱之下，轉變為新興的民權實現主義的共和國家。所以救亡運動的勝利，就是到民主政治之路的勝利，

——民主政治的用場在那裏？

『民主政治』的目的和用場是什麼？這是幾十年來中國政界及思想界所反覆熱烈討論着的問題。過去有一般人承認的共通意見，大體都認為：『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史上最高的理想，是要在真正平等自由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的條件之下，才有實現的可能』。這種見解，本來有相當的正確，但被某些故意曲解的人看來，却把民主政治看爲歷史的另外一章的內容，似乎在『現今的中國絕無實現的把握』了。因而，這一般人就對於目前中國的政治問題，總是避開『民主主義』，甚而連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都不要了。這種傾向，一方面是一些迂儒學究的機械觀察的結果，同時也是一些軍閥政客爲了仰仗封建殘餘勢力及帝國主義勢力而用爲阻止民主共和國家實現的歪曲理論。這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民主政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更不知道它在中國目前的重要意義。

另外還有一般人，以爲『民主政治的運動，是一般救亡運動者用爲對內的

口號，不免有分裂統一戰綫的可能。』這種見解，更是很危險的。他們以爲，救亡運動只是『打日本』，而不曉得怎樣才有力量來完成『打日本』的使命。換句話說，怎樣才可以保障抗日救亡的勝利，簡直是他們所不過問的。老實說，像中國所有的漢奸賣國賊所依以存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根據，便是與民主政治不相容的東西。大家都應該記着：國難日益加深的的原因，便是一般漢奸利用封建殘餘勢力及軍閥貪污的舊勢力，以幫助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

誰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政策，是：（一）『以華制華』，挑撥中國中央與地方的統一關係，使永遠陷於分崩離析的殘破局勢，以便日軍和特務機關分頭擊破，由蠶食而達到整個併吞的理想。（二）阻止中國政府與民衆的合作關係，使政府與民衆不相諒解，使民衆的各階層所有的政黨團體不能在統一政府之下團結起來，促進中國的政爭和內戰。這種政策，一方面可以勾

結一部分親日派，以增大侵略者的力量，同時又壓制抗日派，以減少抗日救亡的力量。日本的國際政策，所謂日德意防共同盟，便是根據這個宗旨，企圖用國際的法西斯專制主義，來誘迫中國接受它分裂中國民衆與政府的毒辣政策。依照這種情形看來，很顯然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根本上就是要中國有一種反民主的政治，使民衆都永遠在四分五裂的封建或半殖民地的條件之下，規規矩矩地任其滅亡，把全中國變爲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說：如果誰要把民主政治的要求，看爲是對內的，離開救亡運動孤立的，那簡直是中了敵人漢奸的陰謀，是迷入了亡國奴的『哲學』。我們可以回憶：東三省的淪亡，是由於軍閥及封建勢力促成的。『一·二八』淞滬戰爭的失敗，是由於軍政不統一的結果。『四·一二』的抗戰失敗及葬送熱河，是封建勢力不抵抗主義的傑作。冀東察北的分裂，以及華北的淪亡，完全

是親日派或恐日病的軍閥政客，玩忽中央政權的統一性而標『特殊政權』的結果。總而言之，全中國之所以臨到今日總的亡國危機，完全是由於中央與地方未能澈底統一，政府與民衆，未能在民權主義原則之下，謁誠合作起來。上下四方的意志失掉了集中救亡的信仰，這便只有『只恨日寇』，而『無力打倒日寇』，甚而任憑一些漢奸去『投到日寇鐵蹄之下』，做『最賤等的亡國奴』，反轉來摧殘自己的同胞。

這樣看來，救中國的第一個辦法，就應該是把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團結的辦法，不是強迫的服從，而是民權主義的實踐。要大家實行民主政治，在民權原則之下，來擔負救亡運動，擁護抗日的政府。換句話說，就是要掃除一切破壞中央與地方的統一，及挑撥民衆與政府合作的漢奸賣國賊，及一切分裂統一戰綫的份子或團體。惟有這樣，才可以真正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加強抗日

救亡的陣綫，以爭取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

二 擴大救亡輿論與加強救亡理論，是民權運動的起碼要求

在因全民救亡而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路綫上，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內容，也是應該充滿了「救亡輿論與救亡理論」的。

不過，有許多離開救亡運動，而空談民主政治的學究們，却固執着一知半解的頭腦，來阻撓民主政治的實現。他們的理論，大都是說：「人民的訓練不夠，」「知識不齊」，是「沒有資格實行民主政治」的。有些人又說：「由於人民的判斷力不夠主持國家大事；如果要實行憲政，開放言論，那許多偏激的左傾思想，公式口號，及惡化的煽動文字，就要發生作用，欺騙人民，倡亂作

怪。最危險的是給一部分野心政客或投機分子，實行劫奪政權的好機會」。同時，「右傾的腐化思想，又足以亡國」。因此，「掃除思想界的危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可是，不幸，這些人在主張解除思想上的危機時，却沒有切實的辦法，要不是空喊「思想界的民主」，便是狂妄地喊「統制思想」。與此相反的，在另一方面，就有主張「思想絕對不能統一」的。他們認為：「猶如人面不能一致，各種觀點不同和方法各異的各種學說體系，是絕對不能含糊在一起的」。這種主張，本來有片面的理由，在講純學理的時候，是需要的。可是，有一部分丟開當前民族危機不管，而以「革命」自居的人們，從這一點出發，就分成兩支隊伍：一支是拚命宣傳連自己也所理解的公式、標語，而表示自己「前進」，以欺騙一部分左傾空想的青年，引導他們到空中樓閣去。另一支隊伍，是擺出許多時髦的順口的名詞，而實際上却裝了許多統

制思想的內容，引導一部分青年，墮入黑暗的地獄。

在這種情形之下，即在是非爭執很易惹起糾紛的時候，於是有一些自命爲進步的人，便主張『少談理論，多做救亡工作』，以『避免惹起糾紛』。這種主張，表面上是在調解各方面，以『促進統一合作』。但實際上却幫助了一切反統一戰綫的潛伏思想，阻撓了救亡理論明朗的發展，造成大家盲目救亡的危機。換句話說，就是造成了理論趕不上行動的危機，因而使許多熱心救亡的同胞，既不知道怎樣展開救亡工作，更不知道明天以後的前途是怎麼一回事。在這樣混混沌沌的所謂『熱情聯合』之下，實際上潛伏了許多姦污救亡理論與卑鄙齷齪，投機取巧的勾當。因此，我們必須迅速地糾正這種傾向——展開救亡理論的公開研究！要拿正確的理论，來組成一切參加全救亡的同胞在一條統一戰綫上。一切反對理論的，或者是慣用陰謀或『世故』的方法。但他必然

有兩條路：要不是跌落到反統一戰綫的漢奸陣容去，便只有一天一天的改變自己反理論的錯誤，而走到堅實的救亡理論的正確路綫上來。唯有把救亡理論與實際工作看爲同等重要的課程，才可以保險大家不浪費時間，不犯錯誤，而把工作中集合在廣大民衆的身上，加強團結禦侮的統一戰綫！

那麼，目前中國的廣大同胞到底需要那一種思想呢？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就是不願做奴隸的救亡思想。只有這種思想，才可以集中大衆的意志，統一行動，以展開持久的全民救亡的戰爭。

我們不可否認的，歷史上因爲有許多社會經濟及政治文化不同的條件，影響到各階層的思想，並形成現今許多思想的體系。但是，無論抱着那一種思想的人，如果是反對全民救亡運動的，在現階段的中國，就沒有存在的地位。譬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希特勒『統制思想』的辦法，顯然是愚民政策，是違

背救亡運動的。反之，所謂『思想自由』，也並不是要大家無條件地強調各種思想，更不是要甲、乙、丙、丁等都起來互相大罵一頓，甚而隨便製造一頂帽子，給別人戴上。因為，這些現象，只是空談，而不務實際，很容易離開了全民救亡的要務，一定會得不着要領，而且是分裂統一戰綫的。因此，只要站在救亡的國民的立場，無論怎樣的思想，一定是有一個共·通·點。這一共·通·點，便是爲民族解放，集中國民統一抗敵力量的。誰在這共·通·點上表示弱軟或不忠實，誰就會放棄全民救亡的天職，也就要被國民大眾所唾棄。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這全民救亡運動中，理論的展開，不但是要使救亡理論深入大眾和團結大眾，而且要用正確的理論，繼續不斷地克服一切反救亡和反統一戰綫的一切理論。對於這種工作，不是馬馬虎虎地喊口號搬公式可以成功的。口號公式如果沒有融化在事實裏面，沒有證實爲正確的時候，時常容

易發生誤會。所以一種思想，必須要在一切實際行動中，與各種思想互相比較或融化，而成爲全民救亡的理論。凡是國民大衆在救亡運動認爲是曲解事實，或偏激的主張，自然會遭受批判的。這所謂批判，是除開漫罵的方式及離開全民救亡的批判，而是站在統一戰綫中的自我批判。只有善意的自我批判，才可以表示自己的誠懇態度，而使對方不能不在同一觀點上來闡揚各種見解。只有這種採用自我批判的方法，可以在大衆面前，相互舉發出缺點，而獲得共通的正確理論。最卑劣的是偷偷摸摸的批判別人，即在主觀上不肯表示自己的意見，以隱藏自己的缺點，而客觀上却攻擊他人的缺點。這是最壞的辦法，時常爲漢奸及破壞統一戰綫者所慣用的詭計。至於不准別人討論自己的見解，只是一味地空洞主張，這種態度也是不易接受新知識的，很危險的態度。所以我們主張在救亡運動中，在統一戰綫的善意立場上，應該多從文字上或座談會上

開誠的討論時事及各種特殊問題或理論問題。這應該是屬於一種工作，即由下而上地促進統一的政治領導，和促進各種救亡團體在一致目標上奮鬥。我們希望這種提高救亡理論的工作，普遍地發展起來，才可以反映在宣傳工作上，廣泛地真正喚起民衆，反映在組織工作上實行精誠團結，反映在整個救亡抗戰中，有計劃地澈底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唯有把這樣的統一的救亡理論展開，才可以補充一般熱情的情緒的不足。不然，一遇到救亡戰爭中有什麼波折，或局部的或一時的困難，那種單純的『熱情』，便會轉變為神經過敏的混亂，甚而有分崩離析的危險。

總括起來說，因為抗敵救亡是以發動全體國民為保障勝利的基點，必然地不能把宣傳工作當做『訓令』或單純的『熱情鼓動』，而是要全體國民的自覺，即所謂政治的總動員。但為了喚起人人自覺起來，必須廣泛地展開救亡理

論的工作，以克服一切偏向，而加強救亡幹部的一致認識能力。這種要求，就是實行所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的民權。這並不是什麼稀奇的東西，也正是所謂救亡戰綫中的民主運動或民權運動的起碼要求，這種要求，是『喚起民衆』，『團結禦侮』，『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工作。

三 民主政治實施問題決定民族的生死命運

在前面所討論的結論，大體可以說是：民主主義的運動，在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上，是不可分離的。而且我們認定：爲了保障民族解放的勝利，必須發動民主運動；必須民族解放勝利，才可以完成民主的任務。

現在，我們根據上述的理論，在最後來討論當前的現實問題，即：民主政治的實施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在從前的許多次政治運動中曾經有過很多的

討論。譬如國民會議、選舉、憲法、中央與地方的政治機構，民衆運動，軍隊的編制，及經濟政策的規定等等問題，都是屬於實施民主政治的問題。但是，因爲封建殘餘勢力及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破壞，一切民主政治的實施，都變成了難產的症候。現在，民族國家的生死關頭已到，全民救亡已經成爲天經地義的事情。民族解放的成功與否，即整個民族的生死命運，完全要由中國自身來決定。這決定的基點，就是要看怎樣加強政治的團結力量，即如何實施民主政治的問題。關於這點，我們可以提出下面的三個中心問題來討論：

第一，確定全民救亡的政治綱領——這種綱領，是抗日救國的基本國策，是動員全國的根本辦法，相當於平日所要求的憲法。它規定着政府，人民及國家的使命和關係，以集中人力、財力、物力、使一切都適合於全民救亡的要

求。所以，這個綱領，不應該是少數人的主張，而是全國的各黨各派及政府與民衆一致擁護的旗幟。在這綱領以內，至少要規定對日的政策、民族政策、國際政策、抗戰中的政治機構、軍事組織、教育政策、財政經濟政策、動員民衆保障民權，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國民生活，鏟除漢奸賣國賊等問題。這種基本國策綱領的規定，是堅定救亡運動和展開民主政治的最大鎖匙。如果，這種綱領沒有具體規定出來，國策無從表現，即使國家的動向不一定，民衆與政府之間的信念自然也就不易堅定，因而使所謂『集中人力、財力、物力』的要求，找不到着落。明白點說，如果這種綱領沒有實現，民主運動的基礎即沒有寄託，即是全民救亡的基礎沒有寄託。這將成爲決定民族國家的生死關鍵！希望先進的同胞們及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爲擁護民權與擁護民族解放而加緊促其實現！

第二，組織民意機關或召集救亡國民大會——這個機關即是最近各方面主張的『非常時期國民代表會』或『人民救國會議』。我們希望這個機關的名稱，在實際產生的時候具體規定，只要名符其實就可以了。在這裏我們只說這種機關的必要性。這所謂機關的任務，是集中國民的意志，堅定大家的信仰，統一各黨各派的政治主張於救亡運動中。所以，它的主要任務，是製定全民救亡的政治綱領。除了製定政治綱領之外，它應該隨時代表民意，向政府建議，督促全國總動員。如果這個機關不產生，不但民意難以集中，全民救亡政綱無從具體規定，而且政府當局也找不着憑藉以領導全國總動員的樞紐。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國民大眾要想熱誠擁護政府，也很難表達具體的民力；同時，即政府要想認真領導民衆，也很難執行切實的辦法。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機關的設立，不是分散領導力量，而是加強領導力量。換句話說，這就是運

用民主集權制，以完成全民救亡任務的根本辦法，

第三，統一全國軍政——這是要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衆完全統一起來執行救亡國策，發揮全民革命的力量。照『七·七』華北開始抗戰及『八·一三』從上海展開全面抗戰以來的情形，我們感到一種『脫節』的危機：政治動員趕不上軍事的抗戰；各方面的軍事沒有整個的配合；民衆組織趕不上全面抗戰的局勢；後方的準備趕不上前方的抗戰；工作、組織及理論的不集中要點；城市與鄉村的缺乏聯系；集中人力與財力的不平均普遍……這些現象不但是分散抗敵力量，而且隨時都有被敵人漢奸乘機搗亂，破壞統一救亡的可能。因此，我們認爲：統一全國軍政的要求，是很迫切的。而且不應該限於表面的或口頭上的統一；硬要認真掃除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一切『包攬、把持、隔絕』及『瓜分、壟斷』的現象，『使時局的發展，能適合於國民的需要。』這便是以民權

主義爲基礎的統一救國的辦法。

上面所舉的三個中心問題，是從當前全民救亡的緊急要求上，運用民權主義的基本要點，配合起來討論的。很簡單的結論，就是：要保障抗日救亡的勝利，必須實行民權主義。惟有在不妥協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把一切出賣救亡任務的勢力和制度根本取消或改正，而建立國民革命的貫徹抗敵的辦法，才可以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達到『民治民有民享』的境地——這便是到民主政治之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脫稿於上海。